

情相当熟悉。”认真的史依弘一直在琢磨剧情、角色。在史依弘心中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《大唐贵妃》都是独一无二的，“它背后的《太真外传》代表着梅兰芳唱腔的顶峰，是集大成者，音乐、板式、旋律完美体现梅先生‘无声不歌、无动不舞’宗旨。《大唐贵妃》又将京剧音乐与交响乐结合，乐器丰富了，听着悦耳，又不失皮黄味道”。

18年之后的新版《大唐贵妃》，对观众来说，无疑是从看角儿到看戏的转变，对演员来说，则是从秀角儿到秀人物塑造的升华。追溯到2001年，史依弘年尚不满三十，她自己都开玩笑说：“那时，我大概真的只能演一个美人，在台上负责娇俏漂亮、婀娜多姿，要唱得字正腔圆、留有余味。”现在，不一样了，不论是唱还是演，她都会更多地走入人物内心。她希望调动自己这些年艺术上的积累和学习，无论是对人生百味的领悟，或对京剧艺术的探索，又或对自己能量的开拓，都能让这个人物变得更为丰富和饱满。

当年创排该剧，由于是一场众星云集的艺术盛会，《大唐贵妃》也就成了一场“看角儿”的艺术作品，既要考虑到梅兰芳经典唱段的保留，又要考虑到各位艺术家自身表演的特点，以及音乐中的华彩片段等。因此，剧情内容更多服务于形式，于是，在原版《大唐贵妃》中，就出现了杨贵妃被贬回杨府后，却唱了一段《贵妃醉酒》。如今，在史依弘看来，当时的杨玉环“从三千宠爱于一身到被贬回府，在这么大的心理落差下，她内心应该是很凄凉的，在此心境下，还有心情

18年之后的新版《大唐贵妃》，对观众来说，无疑是从看角儿到看戏的转变，对演员来说，则是从秀角儿到秀人物塑造的升华。

回顾昔日宫廷奢华生活，显然是不符合人物心境的”。因此，众主创一致同意对这一部分进行更改。于是，在新版中，原来的唱词被替换掉，唱腔也做了微调。依然是“四平调”，杨乃林老师的华彩配乐依然保留，但唱词却彻底做了改动，以求更贴切地表达杨玉环悲凉的心情和对李隆基的思念。

除此之外，18年前《大唐贵妃》囿于时长，删掉了杨贵妃自尽前与李隆基诀别的唱段，这也让史依弘耿耿于怀，“当时是觉得非常遗憾的，因为几乎没有一出戏是会轻易放过诀别这个环节的。不管是跟亲人还是爱人，比如《白蛇传》《霸王别姬》

等，诀别环节的处理都增加了剧作的可看性和张力”。所以，在新版中，这场被封存了18年的诀别戏将再次与观众见面，在史依弘看来，这段戏既揭示出杨贵妃是为了爱情甘心赴死，也是李杨爱情的真实写照，尽管新版中唱的段落着实不少，但这一段无论如何不能删减，自己“誓死也要唱”。

梅派艺术历来有载歌载舞的艺术特色。在梅兰芳的新创戏里，几乎每一部都有一段舞蹈，各有特点，比如《霸王别姬》里的“剑舞”、《天女散花》的“绸舞”、《西施》的“佻舞”、《麻姑献寿》里的“袖舞”、《木兰从军》中的“戟舞”、《思凡》中的“拂舞”等等。在《太真外传》中也有一段“翠盘舞”，如今，将在重新设计后再现于《大唐贵妃》舞台。

但是，同许多其他舞蹈一样，《太真外传》中的“翠盘舞”到底什么样，谁也没见过，唯一知道的是当年梅先生的一张演出剧照，身穿花了数根金条，用真孔雀羽毛制成的“霓裳羽衣”，当时有剧评人这样写道：“梅站在盘中，若危若稳。举手投足，如晓日破云霞。旋转腾身，如流风回霜雪。春风桃李，无以比其妍。出水芙蓉，难以方其丽。台下观众，屏息凝眸，神不守舍，如坠五里云雾。曲终舞止，非但台上的明皇掀髯而喜，台下的观众也像炸了窝似的掌声热烈，鼓噪不停。”尽管如此，但据梅先生自己晚年回忆，舞蹈时

下图：梅葆玖演出《大唐贵妃》。

